

行政处罚能改进审计质量吗？ ——基于中国证监会处罚的证据^{*}

王 兵 李 晶 苏文兵 唐逸凡

(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210093)

【摘要】本文以 2001—2009 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分别从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个人两个层面检验了行政处罚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被证监会行政处罚后，受罚事务所或 CPA 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显著降低，会计盈余稳健性也没有显著提高，并且行政处罚力度的差异对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盈余稳健性也无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表明我国证监会对违规事务所和 CPA 的行政处罚并未显著改进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对此现象，监管部门应当反思，并引起重视。

【关键词】审计质量 行政处罚 证监会

一、引言

独立审计的基本价值在于对公司财务报表信息进行鉴证，越是高质量的审计越能降低财务报表发生实质性错报的风险，从而更好地发挥财务报表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审计质量。

在美国，研究者发现大所更可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①，以保护其自身声誉、降低诉讼成本（DeAngelo, 1981; 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尽管审计质量是由声誉效应还是由保险效应主导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Lennox, 1999; Khurana and Raman, 2004; Weber et al., 2008），但至少表明在发达资本市场，法律风险和（或）声誉机制在提高审计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对于处于新兴市场的中国来说，审计师面临的法律风险较低，审计声誉机制虽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不完全有效（朱红军等，2008；王兵等，2009；刘峰等，2010）。那么，是什么力量在保障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呢？Chan and Wu（2009）认为，“尽管中国法律诉讼风险水平低，但有政府机构负责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监督，并对审计失败进行严厉惩罚，其处罚措施包括公开谴责、警告、罚款、暂停执业或吊销执业资格，甚至判刑”。

因此，尽管中美两国的市场机制不同，但是中国审计市场也有类似于美国的监管效应（Chan and Wu, 2009）。

事实上，在政府主导的监管环境下，中国政府通过推动审计市场改革，引入国际审计准则、推动事务所脱钩改制、鼓励事务所合并，以及要求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等多项措施对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产生了显著效果（DeFond et al., 2000; Yang et al., 2001; Gul et al., 2009; Chan and Wu, 2009; Liu et al., 2011）。但是对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以下简称“CPA”）个人的行政处罚能否有助于改进审计质量，至今尚无经验证据，因此本文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以 2001—2009 年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样本，采用经业绩调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稳健性来衡量审计质量。我们比较了处罚前一年、处罚当年和处罚后一年的审计质量变化，发现无论是受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还是受处罚的 CPA，其审计质量均无显著变化；进一步将行政处罚类型作为交互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发现行政处罚力度的差异对审计质量变化也无明显影响，从而表明当前我国审计行业的行政处罚措施未能在改进上市公司审计质量方面发挥有益作用。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02026，70772080）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编号：YSXKKT35）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 这方面代表性的证据有：Becker et al.（1998）、Teoh and Wong（1993）、Francis and Krishnan（1999）和 Palmrose（1988）。

我们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对现有文献做了补充: (1) 从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个人两个层面检验了行政处罚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 (2) 从不同角度来衡量审计质量, 并从处罚类型上进一步检验了处罚力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丰富了现有行政处罚和审计质量的研究 (郑果娉, 徐永新, 2011; Chang et al., 2008)。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进行制度背景分析和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样本的选择方法和研究模型; 第四部分呈现实证结果, 并做出分析; 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的检验, 最后是文章结论。

二、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 制度背景

1981 年上海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真正恢复。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设立和不断扩大, 海外资金的不断引入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的加快, 导致对独立审计需求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经审计鉴证的会计信息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因此审计质量尤为重要。但是处于新兴市场的中国, 市场力量相对薄弱, 政府管制在审计制度环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强势的政府管制已成为其提高审计质量的主要驱动力 (Chen et al., 2005)。

作为对资本市场实施监管的执行机构, 中国证监会在 1992 年 10 月成立后不久, 便开始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监管。1993 年 2 月, 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资格确认的规定》, 对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任职要求设立了准入门槛; 并要求取得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在从事证券业务时需接受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监督。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专业人员在执行上述业务中出现重大疏漏、严重误导、欺诈舞弊以及其他违反证券和证券市场有关法规的行为时, 证监会可建议财政部予以处罚, 亦可吊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证。在后续的其他规定中, 对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任职要求也“水涨船高”。

证监会在实施市场监管时, 主要的执法依据是 1994 年国务院证券委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和 1999 年 7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根据条例规定, 证监会是证券委的监督管理执行机构,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具体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为上市公司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 在履行职责时, 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

或者有重大遗漏的, 根据不同情况, 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情节严重的, 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1999 年《证券法》和 2005 年修订的《证券法》从法律高度规定了证监会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在法律责任部分, 该法也对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给出了处罚标准。

根据我们对 2001—2009 年证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样本来看, 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不足, 职业道德缺失, 会计师事务所对风险控制存在疏漏。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类型主要为警告、罚款或者警告兼罚款。

(二) 研究假设

证监会作为全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的主体, 法律法规赋予了其相应的行政执法和处罚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 “实施行政处罚, 纠正违法行为, 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也就是说, 证监会通过对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其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其违法行为, 督促注册会计师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遵守职业道德守则,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控制。若在受罚后依然不改, 则可能受到证监会更为严厉的处罚, 甚至会丧失证券从业资格。因此, 行政处罚应该有助于改进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 提高执业能力, 提升审计质量。

另外, 行政处罚具有信号功能, 它将使受罚事务所和 CPA 的声誉受损, 从而可能导致其客户需求减少、市场份额下降, 因此, 为改进声誉、吸引客户, 这些事务所和 CPA 在受罚后更有可能强化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 从严执业、审慎执业。

但是, 行政处罚能否发挥监管效应取决于处罚效率。已有研究发现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在我国法律风险较低的情况下, 行政处罚应加大处罚力度, 弥补违法成本偏低的问题。如果行政处罚力度依然偏低, 证监会对事务所和 CPA 个人的处罚就无法遏制其违规行为。例如处罚较重的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 2007 年证监会对其进行警告和处以 40 万元的罚款, 而同期根据中注协公布的数据, 天职孜信 2007 年度事务所总收入为 1.8308 亿, 因此, 这一处罚没有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同样, CPA 个人受处罚较重的万隆所, 其两名注册会计师被处以警告并罚款 10 万元, 这些行政处罚给事务所和 CPA 造成的损失较小, 这就造成事务所和 CPA 个人不会应受到

② 这方面研究参见 Francis (2011) 的评论。

处罚而改进审计质量。同时,由行政处罚产生的信号机制尽管导致公司股价下跌,但是在事务所客户数量没有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刘峰等,2010;郑杲娉,徐永新,2011),事务所也不会改进审计质量。

因而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a: 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其审计质量将显著提高。

H1b: 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其审计质量没有显著提高。

证监会在对违规事务所和 CPA 个人实施处罚时,会根据违规情况,处以不同的行政处罚。理论上说,行政处罚力度越大,将直接增加事务所和 CPA 个人的违规成本和声誉损失,越有助于遏制违规事务所和 CPA 个人的违规行为,从而改进审计质量。因此,从边际效应上,我们提出假设:

H2: 行政处罚力度与审计质量改进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文以 2001-2009 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为研究样本^③。为考察行政处罚的效应,我们比较了处罚前一年、处罚当年和处罚后一年审计质量的变化,因而样本按如下程序及标准选择:首先选择被处罚会计师事务所或 CPA 在受罚当年及前一年度连续审计的上市公司,或者处罚前后三年连续审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其次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有数据缺省的公司。另外,考虑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或改制可能改进了事务所的审计质量(Chan and Wu, 2009; Gul et al., 2009),因而我们还剔除了由合并或改制事务所审计的公司^④。过程和结果见表 1。

表 1 样本选择

| 样本选择 | 事务所层面 | | CPA 个人层面 | |
|------------|----------|------------|----------|------------|
| | DA Model | Basu Model | DA Model | Basu Model |
| 全部样本 | 1479 | 1479 | 95 | 95 |
| 减去: 金融类公司 | 15 | 15 | 5 | 5 |
| 缺省数据 | 9 | 90 | 3 | 16 |
| 事务所合并或改制样本 | 558 | 510 | | |
| 最终样本 | 897 | 864 | 87 | 74 |

本文的财务数据、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股价和股票回报率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回归中使用到的连续变量按 1% 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

(二) 变量和研究模型

1. 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本文采用被广泛使用的基于 Jones 模型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审计质量,并考虑公司业绩的影响(Kothari et

al., 2005)。使用带符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而不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因为 Francis and Wang (2008) 和 Cah-an and Zhang (2005) 认为,收益增加的盈余管理更可能损害审计师声誉;Hribar and Nichols (2007) 也发现带符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在计量盈余管理上优于不带符号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为计算该变量,我们首先以各年所有的 A 股公司为样本,计算各公司各年的总应计利润 $ACCA_t$,然后分年度、分行业对如下模型进行回归:

$$ACCA_t/A_{t-1} = \alpha_0 + \alpha_1 (1/A_{t-1}) + \alpha_2 (\Delta REV_t/A_{t-1}) + \alpha_3 (PPE_t/A_{t-1}) + \alpha_4 ROA_t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 $ACCA_t = (t$ 年营业利润 - t 年经营现金流量) / A_{t-1} , A_{t-1} 为公司 $t-1$ 年末总资产, ΔREV_t 为 t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改变量, PPE_t 为 t 年末固定资产价值, ROA_t 为 t 年的总资产收益率, ε_t 为误差项。通过分年度分行业回归,然后以其残差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衡量,便得到操控性应计利润,记为 DA 。 DA 越大,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质量越差。

借鉴 Francis and Wang (2008)、Chi et al. (2009) 的研究,并控制了现金流量、上市年数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了如下研究模型:

$$DA = \beta_0 + \beta_1 Penalty + \beta_2 CFO + \beta_3 Growth + \beta_4 LnTAST + \beta_5 Leverage + \beta_6 EM + \beta_7 Age + \sum \lambda_i INDU_i + \sum \mu_i YEAR_i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DA 为经业绩调整的操纵性应计利润; $Penalty$ 为事务所被处罚的哑变量,处罚当年记为 0,处罚前一年记为 -1,处罚后一年记为 1; CFO 为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的净额与总资产的比例; $Growth$ 为销售增长率,等于公司当年销售收入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增长率; $LnTAST$ 为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 $Leverage$ 为公司资产负债率; EM 为反映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哑变量,当净资产收益率在 0-1% 或者 6%-7% 之间时为 1,否则为 0; Age 为公司上市年数;回归方程中还加入了行业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来控制行业和年度的固定效应。

2. 以会计盈余稳健性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我们采用 Basu (1997) 模型来衡量会计盈余稳健性,并借鉴 Krishnan (2005)、刘峰和周福源 (2007) 的方法在模型中加入 $Penalty$ 哑变量,模型如下:

$$X_{it}/P_{it-1} = \alpha_0 + \alpha_1 DR_{it} + \alpha_2 Penalty_{it} + \alpha_3 DR_{it} \times Penalty_{it} + \beta_0 R_{it} + \beta_1 R_{it} \times DR_{it} + \beta_2 R_{it} \times Penalty_{it} + \beta_3 R_{it} \times DR_{it} \times Penalty_{it}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X_{it} 是 t 年 i 企业的每股净利润; P_{it-1} 是 t 年年初的股票价格; R_{it} 是年度股票回报率,为当年 5 月至次年 4 月

③ 处罚公告地址: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index.htm?channel=3300/3313>

④ 剔除的合并所包括天健所、万隆所、岳华所、中天华证、河南华为、嘉信达所;剔除的脱钩改制所为德阳所。

的股票累计回报率; DR_{it} 是哑变量, 在 $R_{it} < 0$ 时 $DR_{it} = 1$, 否则为 0。模型中 $R_{it} \times DR_{it}$ 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表明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应大于“好消息”的反应系数, 从而体现了会计的稳健性; $R_{it} \times DR_{it} \times Penalty$ 的系数 β_3 反映了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个人处罚是否影响会计盈余稳健性。若 β_3 显著大于零, 则表明受证监会处罚的事务所或 CPA 审计的公司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系数大于“好消息”的反应系数, 从而意味着客户所报告的盈余稳健性程度高。

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 2。

| 表 2 变量定义 | |
|---------------------|---|
| 变量 | 定义 |
| DA | 经业绩调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
| Penalty | 事务所被处罚的哑变量: 处罚当年为 0, 处罚前一年为 -1, 处罚后一年为 1 |
| CFO | 经营性活动产生现金流量的净额与总资产的比例 |
| Growth | 销售增长率 |
| LnTAST | 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 |
| Leverage | 公司资产负债率 |
| EM | 哑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在 0-1% 或 6%-7% 之间时为 1, 否则为 0 |
| Type | 处罚类型: 警告为 0, 罚款为 1, 警告兼罚款为 2 |
| X_{it} / P_{it-1} | t 年 i 公司的每股净利润 ÷ 公司 t 年期初的股票价格 |
| R_{it} | 年度股票回报率, 为当年 5 月至 下年 4 月的股票累计回报率 |
| DR_{it} | 哑变量: $R_{it} < 0$ 时 $DR_{it} = 1$, 否则为 0 |

四、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3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我们分会计师事务所 (Audit Firm Level) 和 CPA 个人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两个层面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从表 3 的 Panel A 可以

看出, 2001-2009 年间, 受证监会处罚的事务所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为 897 家, 其操纵性应计利润 (DA) 的均值为 -0.007; 受处罚 CPA 审计的上市公司样本为 87 家, 平均操纵性应计利润为 -0.011, 说明受罚的 CPA 所审计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平均较小, 意味着 CPA 被罚后执业更加谨慎。Panel B 是基于 Basu 模型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受罚事务所 (受罚 CPA) 所审计的公司样本数为 864 家 (74 家), X/P 的均值为 0.017 (0.017), 个股累计回报率均值为 0.184 (-0.055), 表明受罚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整体高于 CPA 个人所审计的公司。

(二) 基于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实证结果

表 4 是基于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审计质量的回归结果, 其中 Panel A 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处罚行为与审计质量的回归, Panel B 是对 CPA 个人处罚行为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在 Panel A 中, 全样本 ($N = 897$) 回归的拟合度较高, 调整的 R^2 为 66.21%, 检验变量 ($Penalty$) 的回归系数为 -0.002, 但不显著, 表明证监会行政处罚后,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并未显著降低。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比较处罚当年与上一年的审计质量, 另一个是检验处罚当年、前一年和后一年数据的结果。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处罚当年与上一年 (处罚前后三年) 的 $Penalty$ 系数为 0.002 (-0.002), 统计上都不显著。Panel A 中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表明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并没有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从而意味着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改进。在控制变量中, CFO 、 $Leverage$ 和 Age 与 DA 显著负相关, $Growth$ 、 $LnTAST$ 与 DA 显著正相关, 表明公司经营 活动现金净额和负债水平越高、上市时间越长, 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越小; 而收入增长幅度和规模越大的公司, 越有可能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

表 3 描述性统计

| Audit Firm Level | | | | |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 | | |
|---------------------|----------------------------|--------|---------|--------|--------------------------|--------|---------|--------|
| 变量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均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 Panel A DA Model N = 897 | | | | N = 87 | | | |
| DA | -0.007 | -0.007 | 0.235 | -0.258 | -0.011 | -0.017 | 0.372 | -0.323 |
| Penalty | -0.023 | 0 | 1 | -1 | -0.138 | 0 | 1 | -1 |
| CFO | 0.058 | 0.058 | 0.283 | -0.194 | 0.054 | 0.059 | 0.436 | -0.273 |
| Growth | 1.203 | 1.137 | 3.996 | 0.198 | 1.272 | 1.229 | 3.203 | 0.175 |
| LnTAST | 21.173 | 21.136 | 23.626 | 19.009 | 20.645 | 20.748 | 21.977 | 19.009 |
| Leverage | 49.693 | 48.809 | 282.607 | 5.832 | 48.061 | 46.724 | 149.226 | 7.196 |
| EM | 0.167 | 0 | 1 | 0 | 0.138 | 0 | 1 | 0 |
| Age | 6.504 | 6 | 20 | 0 | 5.425 | 5 | 14 | 0 |
| | Panel B Basu Model N = 864 | | | | N = 74 | | | |
| X_{it} / P_{it-1} | 0.017 | 0.017 | 0.197 | -0.252 | 0.017 | 0.013 | 0.169 | -0.194 |
| R_{it} | 0.184 | -0.117 | 3.340 | -0.713 | -0.055 | -0.191 | 1.915 | -0.665 |
| DR_{it} | 0.609 | 1 | 1 | 0 | 0.770 | 1 | 1 | 0 |

表 4 DA Model 回归结果分析

| Panel A Audit Firm Level | | | | | | |
|----------------------------------|------------|-----------|------------|-----------|------------|-----------|
| 变量 | 全样本 | | 处罚前后两年 | | 处罚前后三年 | |
| <i>Penalty</i> | -0.002 | (-0.88) | 0.002 | (0.68) | -0.002 | (-1.18) |
| <i>CFO</i> | -0.804 *** | (-22.22) | -0.805 *** | (-20.71) | -0.800 *** | (-21.17) |
| <i>Growth</i> | 0.010 ** | (2.11) | 0.012 ** | (2.10) | 0.008* | (1.75) |
| <i>LnTAST</i> | 0.010 *** | (4.25) | 0.009 *** | (3.58) | 0.010 *** | (4.27) |
| <i>Leverage</i> | -0.001 *** | (-6.68) | -0.001 *** | (-5.58) | -0.001 *** | (-6.60) |
| <i>EM</i> | -0.002 | (-0.57) | -0.000 | (-0.12) | -0.002 | (-0.52) |
| <i>Age</i> | -0.001 ** | (-2.16) | -0.001* | (-1.71) | -0.002 ** | (-2.31) |
| Intercept | -0.195 *** | (-3.81) | -0.189 *** | (-3.18) | -0.202 *** | (-3.85) |
| 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 控制 | | 控制 | |
| N | 897 | | 612 | | 855 | |
| AdjR ² | 66.21% | | 65.85% | | 66.40% | |
| Panel B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 | | | | | |
| <i>Penalty</i> | 0.001 | (0.05) | 0.013 | (0.69) | 0.003 | (0.26) |
| <i>CFO</i> | -0.877 *** | (-9.31) | -0.838 *** | (-6.62) | -0.871 *** | (-6.76) |
| <i>Growth</i> | 0.035 ** | (2.34) | 0.025 | (1.35) | 0.028 | (1.69) |
| <i>LnTAST</i> | 0.005 | (0.44) | 0.010 | (0.63) | -0.002 | (-0.18) |
| <i>Leverage</i> | -0.001 *** | (-2.80) | -0.001 ** | (-2.46) | -0.002 ** | (-3.32) |
| <i>EM</i> | 0.017 | (0.71) | 0.014 | (0.48) | 0.006 | (0.26) |
| <i>Age</i> | -0.001 | (-0.57) | -0.001 | (-0.41) | -0.002 | (-0.57) |
| Intercept | -0.074 | (-0.33) | -0.152 | (-0.49) | 0.094 | (0.41) |
| 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 控制 | | 控制 | |
| N | 87 | | 66 | | 63 | |
| AdjR ² | 83.57% | | 86.21% | | 83.35% | |

注：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 OLS 回归系数和 T 统计值，T 值已经过 White (1980) 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和 Cluster 调整；***、**、*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0.01、0.05、0.10。以下相同。

Panel B 报告了证监会对 CPA 个人处罚行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以看出，各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均在 83.35% 及以上；检验变量 (*Penalty*) 的回归系数都为正数但不显著，表明证监会对 CPA 个人的处罚也未能显著改进签字会计师的审计质量。

(三) 基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实证结果

表 5 报告了基于 Basu 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 Panel A 和 B 分别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个人处罚与盈余稳健性的回归结果。Panel A 中三个模型的模型拟合度都在 14.93% 以上；检验变量 ($DR \times R \times Penalty$) 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表明事务所在受罚后并未更加严格执业，被审计公司的盈余稳健性没有显著改进，这也意味着证监会对事务所的处罚没有影响审计质量。

同样，Panel B 的回归结果显示 $DR \times R \times Pen-$

alty 的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对 CPA 个人的处罚，也未显著改进签字会计师的审计质量。

综上所述，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和 CPA 个人的行政处罚没有显著改进其审计质量。

五、进一步检验

(一) 交叉项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的处罚力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我们引入交叉变量。我们将处罚力度区分为三个层次，依据轻重程度分别为：警告、罚款以及警告和罚款并罚^⑤。表 6 是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审计质量回归的结果。Panel A 和 B 分别是对事务所和 CPA 个人处罚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检验变量 $Penalty \times Type$ 的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即使采用相对严格的处罚也未能显著改进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的审计质量。

⑤ 对于个别事务所还存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处罚，我们增加了警告、罚款、警告和罚款以及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等四种类型，检验结果没有显著变化。我们还采用罚款和（或）没收违法所得的自然对数来计量，结论也没有显著变化。

表 5

Basu Model 回归结果

| Panel A Audit Firm Level | | | | | | |
|---------------------------------------|-----------|----------|----------|----------|-----------|----------|
| 变量 | 全样本 | | 处罚前后两年 | | 处罚前后三年 | |
| <i>Penalty</i> | -0.003 | (-0.58) | 0.017 | (1.38) | -0.005 | (-0.96) |
| <i>DR</i> | -0.006 | (-0.77) | -0.017 | (-1.22) | -0.008 | (-1.14) |
| <i>DR</i> × <i>Penalty</i> | 0.003 | (0.40) | -0.022 | (-1.36) | 0.004 | (0.55) |
| <i>R</i> | 0.020 *** | (2.78) | 0.010 | (0.91) | 0.018 ** | (2.45) |
| <i>DR</i> × <i>R</i> | 0.085 *** | (4.14) | 0.094 ** | (2.52) | 0.079 *** | (3.79) |
| <i>R</i> × <i>Penalty</i> | -0.000 | (-0.05) | -0.021 | (-1.34) | 0.003 | (0.56) |
| <i>DR</i> × <i>R</i> × <i>Penalty</i> | 0.006 | (0.36) | -0.005 | (-0.10) | 0.002 | (0.13) |
| Intercept | -0.017 | (-1.15) | -0.001 | (-0.04) | -0.016 | (-1.07) |
| 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 控制 | | 控制 | |
| N | 864 | | 590 | | 822 | |
| AdjR ² | 15.82% | | 16.83% | | 14.93% | |
| Panel B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 | | | | | |
| <i>Penalty</i> | 0.007 | (0.43) | -0.006 | (-0.73) | -0.004 | (-0.91) |
| <i>DR</i> | 0.001 | (0.10) | 0.026 | (1.31) | 0.008 | (0.74) |
| <i>DR</i> × <i>Penalty</i> | -0.009 | (-0.49) | 0.015 | (0.39) | 0.021 *** | (3.03) |
| <i>R</i> | 0.025 | (0.83) | 0.212 ** | (2.15) | 0.058 | (0.66) |
| <i>DR</i> × <i>R</i> | 0.090 ** | (2.12) | -0.031 | (-0.27) | 0.005 | (0.06) |
| <i>R</i> × <i>Penalty</i> | 0.008 | (0.38) | 0.215 ** | (2.20) | 0.029 | (1.44) |
| <i>DR</i> × <i>R</i> × <i>Penalty</i> | -0.033 | (-0.65) | -0.150 | (-1.00) | 0.017 | (0.48) |
| Intercept | 0.005 | (0.17) | 0.001 | (0.06) | -0.024 | (-0.38) |
| 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 控制 | | 控制 | |
| N | 74 | | 56 | | 54 | |
| AdjR ² | 51.25% | | 65% | | 74.22% | |

表 6

交叉项回归结果

| Panel A Audit Firm Level | | | | | | |
|----------------------------------|------------|-----------|------------|-----------|------------|-----------|
| 变量 | 全样本 | | 处罚前后两年 | | 处罚前后三年 | |
| <i>Penalty</i> | 0.005 | (1.05) | 0.005 | (0.43) | 0.005 | (1.05) |
| <i>Type</i> | -0.004 | (-1.48) | -0.002 | (-0.46) | -0.004 | (-1.44) |
| <i>Penalty × Type</i> | -0.004 | (-1.35) | -0.002 | (-0.25) | -0.004 | (-1.44) |
| <i>CFO</i> | -0.807 *** | (-22.65) | -0.805 *** | (-20.76) | -0.804 *** | (-21.58) |
| <i>Growth</i> | 0.010 ** | (2.11) | 0.012 ** | (2.10) | 0.008 * | (1.75) |
| <i>LnTAST</i> | 0.010 *** | (4.38) | 0.009 *** | (3.58) | 0.010 *** | (4.42) |
| <i>Leverage</i> | -0.001 *** | (-6.62) | -0.001 *** | (-5.53) | -0.001 *** | (-6.53) |
| <i>EM</i> | -0.002 | (-0.63) | -0.001 | (-0.18) | -0.002 | (-0.59) |
| <i>Age</i> | -0.001 ** | (-2.23) | -0.001 * | (-1.71) | -0.002 ** | (-2.38) |
| Intercept | -0.192 *** | (-3.76) | -0.187 *** | (-3.14) | -0.200 *** | (-3.82) |
| 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 控制 | | 控制 | |
| N | 897 | | 612 | | 855 | |
| AdjR ² | 66.38% | | 65.86% | | 66.59% | |
| Panel B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 | | | | | |
| <i>Penalty</i> | -0.001 | (-0.07) | 0.024 | (0.99) | -0.007 | (-0.39) |
| <i>Type</i> | -0.007 | (-0.48) | -0.025 | (-1.46) | 0.011 | (0.37) |
| <i>Penalty × Type</i> | 0.004 | (0.34) | -0.013 | (-0.78) | 0.012 | (0.83) |
| <i>CFO</i> | -0.882 *** | (-9.25) | -0.847 *** | (-6.78) | -0.861 *** | (-6.55) |
| <i>Growth</i> | 0.036 ** | (2.54) | 0.027 | (1.57) | 0.027 | (1.57) |
| <i>LnTAST</i> | 0.007 | (0.61) | 0.014 | (0.95) | -0.003 | (-0.20) |
| <i>Leverage</i> | -0.001 *** | (-2.38) | -0.001 ** | (-2.37) | -0.002 *** | (-3.11) |
| <i>EM</i> | 0.018 | (0.73) | 0.019 | (0.63) | 0.000 | (0.01) |
| <i>Age</i> | -0.001 | (-0.65) | -0.002 | (-0.57) | -0.002 | (-0.52) |
| Intercept | -0.097 | (-0.44) | -0.218 | (-0.71) | 0.104 | (0.41) |
| 年度和行业 | 控制 | | 控制 | | 控制 | |
| N | 87 | | 66 | | 63 | |
| AdjR ² | 83.66% | | 86.65% | | 83.70% | |

(二) 稳健性检验

1. 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审计质量

为减少审计质量的计量误差,我们还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衡量审计质量,通过对会计师事务所和CPA个人层面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结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2. 其他衡量审计质量的指标

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还经常使用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Chen and Yuan, 2004; Haw et al., 2005; Gul et al. 2009)。为此,我们使用线下项目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计量指标,其值等于线下项目(包括投资收益、补贴收入和营业外利润)除以年末股东权益。发现结论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另外,我们还以是否发表非标审计意见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结论依然是一致的。

六、结论与解释

在本文中,我们以2001-2009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分别从会计师事务所和CPA个人两个层面检验了行政处罚对审计质量的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会计师事务所和CPA个人的处罚并不能显著改进审计质量;同时,考虑到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我们还进一步检验了处罚力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处罚力度的差异对审计质量也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行政处罚未能显著改进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原因可能在于:(1)与西方审计质量的“保险效应”不同的是,我国的法律风险偏低,行政处罚力度有限,造成事务所和CPA的违规成本过低。而且屡次违规的事务所并未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在我们的样本期间没有事务所遭到证监会取消证券从业资格的最重处罚。同时,处罚行为较为滞后,根据我们的样本统计,处罚与事务所违规时间平均间隔3.37年,因此惩戒作用有限。(2)与美国证券市场相比,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高管激励以货币薪酬为主。尽管受证监会处罚的事务所和CPA所审计的公司股价下跌,但并未导致大股东和高管的财富遭受重大损失,上市公司并无意愿追求高声誉审计师,因此,与西方审计质量“声誉效应”不同的是,我国审计市场声誉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事务所即使受罚,其客户数量并不会显著降低。

因此,从行政监管角度而言,在法律风险较低的前提下,证监会应加大对违规事务所和CPA的处罚力度,提高行政处罚的时效性,营造诚信环境,发挥审计市场声誉机制的奖惩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刘峰、周福源. 2007. 国际四大意味着高质量审计

吗?——基于会计稳健性角度的检验. 会计研究, 3: 70-86.

刘峰, 赵景文, 涂国前, 黄宇明. 2010. 审计师聘约权安排重要吗?——审计师声誉角度的检验. 会计研究, 12: 49-56.

王兵, 辛清泉和杨德明. 2009. 审计师声誉影响股票定价吗?——来自IPO定价市场化的证据. 会计研究, 11: 73-81.

郑杲娉, 徐永新. 2011. 资本市场监管效果初探: 来自中国证监会审计处罚的经验证据. CJAR会议论文.

朱红军, 何贤杰, 孙跃和吕伟. 2008. 市场在关注审计师的职业声誉吗?——基于“科龙电器事件”的经验与启示. 审计研究, 4: 44-52.

Chan K. Hung and D. H. Wu. 2009. Aggregate quasi rents and auditor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audit firm audit firm mergers in Chin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forthcoming.

Chang Chien - Heng and L. T. Chou. 2008. Can individual CPA sanction improve audit quality of the firm?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Chen Shimin, Xijia Su and Zhenglin Wang. 2005. An Analysis of Auditing Environment and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in China: Underlying Reasons and Less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Int. J. Audit 9: 165-185.

Chi, Wu - chun, Hui - chi Huang, Yi - chun Liao, Hong Xie. 2009. Mandatory audit partner rotation, audit quality, and market percep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6 (2): 359-391.

DeFond, Mark L., T. J. Wong, and Shuhua Li. 2000. The impact of improved auditor independence on audit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8 (3): 269-305.

Gul, Ferdinand A., Heibatollah Sami, and Haiyan Zhou. 2009. Auditor disaffiliation program in China and auditor independence.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8 (1): 29-52.

Liu xiaohong, Xue Jiao Liu and Bing Wang. 2011. The effects of the mandatory change of auditors' organizational form from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to special partnership on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fe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Nanjing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Yang, L., Tang, Q., Kilgore, A. & Hong, J. Y. 2001. Auditor - government associations and auditor independence in China.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33: 175-189.